

白己的舞台

誦見

「一切菩薩所修無量難行苦行，志求無上正等菩提，廣大功德，我皆隨喜，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隨喜無有窮盡。」

從精舍三樓背起僧袋，正準備下樓，碰到迎面來的見有法師，他滿臉的驚訝：「淳師兄，您們不留下來用午齋嗎？」頓一下囁嚅地說：「今天我煮麵線糊……」又急忙補上一句：「師伯說要做鍋貼請您們！」

午齋板響，上了五樓，見桌上已擺著滿滿二盤黃澄澄的成品，更誘人的是它正冒著香噴噴的熱氣。我們坐下默念了供養偈，就快速地吃將起來，不知過了多久，只覺肚子已有飽意，才恍覺「作者」至今還未入座。回頭在大寮的角落，但見師伯穿著圍裙，右手拿著餡兒，左手是一隻不知名的用具，正準備一個新的鍋貼要下鍋。我站起來轉過身，來到灶邊，趨近一看，油正沸騰著，師伯滿臉歡喜地問道：「好吃嗎？你們儘量吃，要吃飽，這兒還有很多！」他的臉頰被油和熱火烤得紅冬冬的，閃爍著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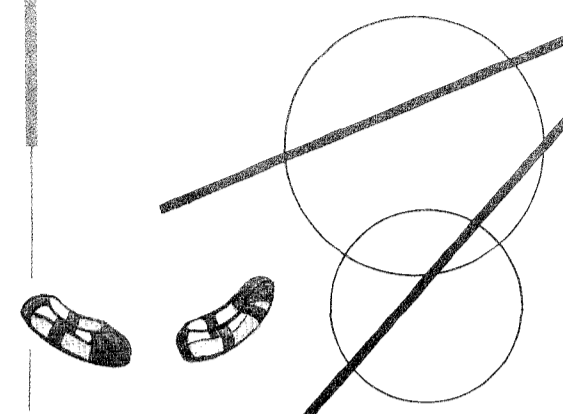
在返嘉義的中興號上，自辦法師對我說：「我覺得心鏡師伯的肚量好大哦！他照顧我們是那樣的原始、誠懇。」內心被這句話震了一下。是啊！就是那樣地自然、無聲無息，却溫馨地流進你的身體感受裡！當聽師伯說，當年要離開××寺時，師伯向師公請假跟隨師父去，用意是可以為師父照料飲食；等到師父晉山香光寺，而且決意全心投入培育僧青年時，師伯就留守在高雄精舍，做僧教育的外護工作！僧伽教育的基層，使師父無後顧之憂。前年精舍研讀班開學，我們這些初生之犢上台學作「獅子吼」，他老人家就拿著念珠、電話筒在道場門口為上課的同學看車子，任憑蚊蟲聚集，不論傍晚或黑夜，冷風嗖嗖地吹著，他怡然自得地依舊招著念珠——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夫都只看到一個自私、不完美的世界，覺得自己不圓滿，遭遇不順暢，因此抱怨、嫉妬、怨恨、醉酒、悲苦……；而心鏡師伯——貌不驚人，正式學校沒上過幾年，字才認得幾個，公事閒暇，就是拜佛誦經，上台演說，他是一竅不通，但他默默的細行，在虔敬的心靈深處却能留給周遭的人，一份沁人的清涼，在無言的舞台上，縱是有言也是簡短的、平易的、近並默劇邊緣的表演著一齣行者互古的畫像——「耕犁千畝實千箱，力盡筋疲誰復傷，但得衆生皆溫飽，不辭羸病臥殘陽。」

三界——

從洪荒滾向 琉璃
無始背覺中 輪轉
山巔 矗立 望不盡
苔原 春夏秋冬
滑落 深淵 留不住
川水 汨汨東流
風漬了 一世 軀殼
褪不去 滿身 塵垢

擲石 山中
攀越 崖壁 行涉 水澗
鏗——及觸間 燦耀的 剝那
重重形累 剝去
蛻變於 生命內在
溫潤的 紋理 呈露
是 雕師 肝腦地 手
刻出 一尊尊心靈底 雕像



湧泉之歌

七十六年六月卅日 陽光普照

數日來，陰雨連綿，今晨突然放晴，早齋一畢，眼看著大眾紛紛將久浸濕氣的棉被、枕頭……等全部家當不約而同的往樓上扛，迅速地放在最易受陽光曝曬的位置。

內心不禁想著：恐怕去晚了沒地方曬吧！何況前日大雨，寮房漏水，午休後將底被掀起，赫然發現床板上呈頭一人形，從肩至股濕淋淋一片，想到這裡，再不敢怠慢，三步併作二步跳回寮房，將被條全數捲起送到樓上「日光浴」，又迫不及待地奔下樓掀起床板，捲起窗簾，眼見一室的光芒，驅走連日的陰霾，心想：大功告成了！

正忙得不可開交，與味盎然時，忽聞遠處傳來陣陣板聲，匆忙拿起衣袍，準備過堂，臨去時，回頭一望——滿室潔亮，幾可鑑人，禁不住昂然自得，暗歎自己勇猛之功難思議！

七十六年七月一日 雨後晴

早上來了一場細雨，午休醒來時，驕陽却早已高掛天空。與沖沖起了身，將窗簾收起，熱情的陽光受到邀請，也不吝氣地躍過窗台，到各個角落巡視。

化緣

誦見

世事在不知不覺中遷移，生命也在白晝、黑夜的輪替間漸漸流逝；物類更隨著春、夏、秋、冬的季節代序而榮枯生殺；「變」是無可抗拒的潮流和生命力，更是不變的真理。

只因為灰塵是一絲絲地掉落，頭髮是一吋一吋地生長，時間是一秒一秒地推進，這中間沒有一點痕跡可尋，人往往錯覺以為一切恒久不變，仍照然貪戀著眼前的成就，歡愉、名位……；殊不知成就在變動中，歡愉不過是一時幻化的情境，等到大限一到，只有孤獨孤墳，智慧、貴賤、貧富無異，畢竟屍骨成灰。

身為出家行者，不求個人聞達而求生命的永恒，想在滄海時間流裡掌握生命價值，踐行已利他，自覺覺他的信念，應以悲願來力行貫徹初衷，才能在無窮無盡的變動中支撐自己，燃燒自己，倘若只是一念勇猛心，此與擦一頭就不再擦的地板，刺一次便不再刺的頭髮有何差異？

自璞

誦見

去！——請問十九號在那裡？」我問。赫然是個懶得很黑的彪形大漢：「一直上去，過了橋之後向左轉，到了一處平坦的地方，向左邊走，再一直上去轉個彎就到了。」

山裡頭的人都熱情，彼此住處離得雖遠，訊息是相通的，不禁令我聯想起陶淵明筆下的一「桃花源」。

路越來越小，坡度也越來越陡，加足馬力，往上直衝，左邊是條很深的溪谷，右邊是面堅實的巖壁，顧不得欣賞風景，抓緊車把，一塊塊大石子，小石子在眼前不斷跳動，見典法師在後座緊張地喊著：「小心啊！小心啊！」到底是戶怎樣的人家，怎會選擇這高高的峯頂居住？一個陡斜坡，車子發出了嘎嘎的響聲，瞥見前方濃密的樹蔭中露出了一角屋簷，「啊！找到了！」我情不自禁地歡呼了起來！

中堂擺著香案，灰暗的表色，有著沈沈的古意，幾張木椅靜靜地站在角落。一條土黃色的狗兒，慵懶地在籬下喘息著，愛睏的眼神無暇抬起來看看來者是誰？沒有看到男主人，女主人是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身子看起來還很硬朗。「師父啊！真麻煩你們跑這一趟，一年前去香光寺一

過行是如

誦白

七十六年六月卅日 陽光普照

數日來，陰雨連綿，今晨突然放晴，早齋一畢，眼看著大眾紛紛將久浸濕氣的棉被、枕頭……等全部家當不約而同的往樓上扛，迅速地放在最易受陽光曝曬的位置。

內心不禁想著：恐怕去晚了沒地方曬吧！何況前日大雨，寮房漏水，午休後將底被掀起，赫然發現床板上呈頭一人形，從肩至股濕淋淋一片，想到這裡，再不敢怠慢，三步併作二步跳回寮房，將被條全數捲起送到樓上「日光浴」，又迫不及待地奔下樓掀起床板，捲起窗簾，眼見一室的光芒，驅走連日的陰霾，心想：大功告成了！

當自己搖頭晃腦，頗頗得意之際，不意從透進寮房的陽光中瞥見床底下佈滿了層層的棉絮、灰塵、蜘蛛網，一時奮起，抓起抹布，仆向地板，一不做二不休，徹徹底底地將寮房從上到下擦洗一番，還它個本來面目！

我被陽光逼得無處可躲，只得靠在衣櫃旁的角落裡坐著。門外涼風徐徐吹送，好一個亮麗的夏日午后，正欲開始一日的迴思，竟見昨日午後清理得光亮潔淨的地板已蒙上一層薄塵，透著些許灰暗，心頭一震，不禁黯然一語未了，又發現昨晚才剃得光溜溜的頭皮，不知不覺中已經長出刺人的頭髮！

× × × × ×

是箇晴朗的冬日午后，和見典法師在緞繡國小用過午齋，學校還沒開學，四合院式的教室，擁擠著一方寧靜，似乎能聽見那群泥塑的象，馬正與樹叢簷下來的陽光悄悄對話。

早上，我們以最快的速度將松腳街上的帖子送完，下午準備入山區，雖然，只是幾張帖子，迂迴的山中，有時卻要走上半個小時，才有一戶人家哩！

摩托車的呼嘯聲，劃破寂靜的山林，隱隱地還可聽到對面山谷傳來「轟隆！轟隆！」的迴響；剛過了一座橋，前面又是一條溪，遠遠傳來幾聲狗吠，心想：「大概那兒有戶人家吧！問問他們

去！——請問十九號在那裡？」我問。赫然是個懶得很黑的彪形大漢：「一直上去，過了橋之後向左轉，到了一處平坦的地方，向左邊走，再一直上去轉個彎就到了。」

山裡頭的人都熱情，彼此住處離得雖遠，訊息是相通的，不禁令我聯想起陶淵明筆下的一「桃花源」。

路越來越小，坡度也越來越陡，加足馬力，往上直衝，左邊是條很深的溪谷，右邊是面堅實的巖壁，顧不得欣賞風景，抓緊車把，一塊塊大石子，小石子在眼前不斷跳動，見典法師在後座緊張地喊著：「小心啊！小心啊！」到底是戶怎樣的人家，怎會選擇這高高的峯頂居住？一個陡斜坡，車子發出了嘎嘎的響聲，瞥見前方濃密的樹蔭中露出了一角屋簷，「啊！找到了！」我情不自禁地歡呼了起來！

中堂擺著香案，灰暗的表色，有著沈沈的古意，幾張木椅靜靜地站在角落。一條土黃色的狗兒，慵懶地在籬下喘息著，愛睏的眼神無暇抬起來看看來者是誰？沒有看到男主人，女主人是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身子看起來還很硬朗。「師父啊！真麻煩你們跑這一趟，一年前去香光寺一

次，還想再去，後來我老伴突然中風，不能沒人照顧，所以一直都沒有再下山。」眼神裡含著歉意，斑白的頭髮不知還認不認得那綠色的老伴，付出多少心力！在未來晚年的歲月中。

「兒子、女兒呢？」我試探地問。打一進門，始終只看到她一個人。

「都到城裡工作去了，逢年過節就會回來！」臉上帶著笑意，彷彿那群展翅而飛的小鳥又飛回到她的眼前。

「師父啊！前兩天我還在想，今年怎麼沒有看到師父來呢？真不可思議，你們就來了，可見菩薩真的有來「巡」過，知道我的心意！」

一股莫名的感動湧上心頭，佛菩薩的威德正加被著這深山裡無依的老太太。拉著我們的手，老太太眼眶中閃著淚光。

「師父啊！有「開」再來哦！」臨走前還緊拉著我的手，一再說：「記得帶走那一袋野菜！」——是份來自山林的感激。

從山上下來，夕陽為山披披上一層淡淡的紅紗，月娘正輕盈地舞上東邊的山梢。「綠」像是一條潺潺的小溪，歌唱著穿過過重的山嶺，只要你來到水邊，便可汲取甘露的清涼。

夫都只看到一個自私、不完美的世界，覺得自己不圓滿，遭遇不順暢，因此抱怨、嫉妬、怨恨、醉酒、悲苦……；而心鏡師伯——貌不驚人，正式學校沒上過幾年，字才認得幾個，公事閒暇，就是拜佛誦經，上台演說，他是一竅不通，但他默默的細行，在虔敬的心靈深處却能留給周遭的人，一份沁人的清涼，在無言的舞台上，縱是有言也是簡短的、平易的、近並默劇邊緣的表演著一齣行者互古的畫像——「耕犁千畝實千箱，力盡筋疲誰復傷，但得衆生皆溫飽，不辭羸病臥殘陽。」